

夢下第 第五季

平'94

香蘭儀

龍吟藝文小說
精采爆光



龍吟藝文小說
116

夢下第五季

喬蘭儀◎著



希代書版集團

龍吟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發行

國立中央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資料

夢下第五季／喬蘭儀著。——第1版。
——臺北市：龍吟文化出版：知道
總經銷，1995〔民84〕
面；公分。——（龍吟藝文小
說；116）
ISBN 957-689-220-1(平裝)

857.7

83012427

夢下第五季

作 者：喬蘭儀
發 行 人：朱寶龍
責 任 編 輯：陳淑芬
校 對：陸莉娜・張嘉芳・陳淑芬・喬蘭儀
出 版 者：龍吟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社 址：台北市民生東路3段113巷25弄35號1F
聯 絡 地 址：台北市內湖區新明路174巷15號10F
電 話：7911197・7918621
電 傳：出版部／編輯部 7955824 營業部／發行部 7955825
郵 撥：0017944-1
總 經 銷：知道出版有限公司
電 話：9395450・9385215



排 版：伊甸專業電腦排版
電話／(02)7634465 傳真／(02)7624575

1995年2月第1版第1刷

行政院新聞局版臺業字第5283號

本公司法律顧問：梁開天律師、李永然律師、蕭雄淋律師
(本書遇有缺頁、破損倒裝請寄回更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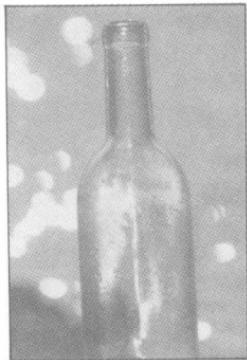
有著作權・翻印必究

ISBN 957-689-220-1

本書禁止出租，否則進行法律訴訟

※本著作物經著作人授權發行，包含繁體字、簡體字。凡
本著作物任何圖片、文字及其他內容，均不得擅自重製、
仿製或以其他方法加以侵害，否則一經查獲，必定追究到底，絕不寬貸。

Printed in Taiwan



四季之歌

在夢的盡處等待
只是一種習慣
維持相同的姿勢
直到你來
我是一株大樹
聽聽風拂過枝葉的聲音
那是嘆息……

序幕

晌午時分，盛夏的陽光熱辣辣的曝曬著大地。

小村莊內，在這樣的午后時光是靜謐非常的，就連幾條平常沒事老愛閒晃的狗都懶洋洋的趴在陰涼的樹蔭下，似乎連抬頭看陌生人一眼都提不起勁。

不過，這個宛如與世隔絕般的小村落裏，平常也極少有陌生的訪客，所以當一串急促的木屐聲響起時，在這樣靜謐的午后顯得格外清晰，尤其除了木屐聲之外——還夾雜著一連串女人的咒罵聲——

「孟正平，你給我滾出來。」女人的聲音吼著，也不管會不會嚇醒正在午睡的鄰居們。而剛巡視完田畝回來，正想躺到藤椅上打個盹的孟正平的確被嚇醒了。他皺皺眉，還搞不清楚發生了什麼事，女人的聲音又傳了過來——

「孟正平，你是聾了還是死了？沒聽見老娘叫你嗎？」這一回，他總算聽清楚了女人是在叫自己，而且聽那口氣——大概免不了又是一場災難了。

慢條斯理的站起身，他伸了個懶腰，慢吞吞的拉開那扇根本毫無防禦作用的木門。

「孟……」

「別叫了，你想把所有的人都叫來看熱鬧嗎？」他睨了那張殺氣騰騰——幾乎沒有一次例外——的臉一眼，在院子前的矮凳上坐了下來。他瞇起眼睛，將視線掠過她，轉向站在她身旁的小女孩。

「伯伯。」小女孩甜甜的叫。

「小絹乖！」他對小女孩露齒一笑。

「妳叫他幹什麼？」女人不高興的將小女孩接到身後，一雙閃著怒火的眼睛仍然盯著他。

「有事？」廢話，一定會有事。他在心裏暗自咕噥。每當這個女人來找他，隨之而來的只有一個——麻煩，永無止盡的麻煩。

「當然！」女人昂起下巴，「叫你那兩個野孩子出來。那兩個小王八蛋若是缺少父母教養，我來替他們的父母教養。」

孟正平皺起眉。我就知道。遲早有一天他會被這兩個「小王八蛋」害死。

「他們又惹禍了？」他慢吞吞的問。

「你們家那個老二，你看看。」女人一把拉過站在身後的小女孩推到他面前。「看到沒有？我們家小絹身上的泥巴就是你們家老大的傑作，還有你們家老二，標準的瘋小子一個，成天不是老愛扯小絹的辮子，就是把她的書包丟在水溝裏弄得髒兮兮的回來；這還不打緊，他居然還帶著小絹到咱們西邊那個湖邊去撈一堆垃圾，什麼石頭、鐵罐子啦，那些有的沒的統統帶回來，你們那兩個野小子是男孩倒也沒什麼關係，但是我們小絹可是個女孩兒家，成天被他們兩個欺負，這算什麼？」

孟正平悶不吭聲的聽著女人一連串的吼完。隔壁已經有幾個好奇的鄰居探出頭來一探究竟，不過大家似乎早就見怪不怪了——畢竟，這也不是第一次！

女人喘著氣，見他悶聲不響，她火又上來了。

「孟正平，你倒是說說看這事兒怎麼解決才好，別像個死人一樣不吭聲的，你以為這樣事情就算啦？」

「那妳要我怎樣？」他仍然是慢條斯理的，「我們家那兩個小子這會兒不知上哪兒去了，我到哪裏找人？」

女人的眼睛轉了轉，看了一眼站在身旁的小女孩。

「小絹，妳告訴媽，」她在小女孩身邊蹲了下來，「那兩個欺負妳的小子呢？他們是不

是回來了？」

「是呀，小絹有看到哪！」小女孩猛點頭，認真的指了指孟正平身後的木門，「他們跑進去了！維捷的衣服在這裏喔！」

說完，小女孩還獻寶似的從拎在手上的小書包裏翻出一塊髒兮兮的「布」；只見原本應該是白色的布料上沾滿了泥土和不知道是什麼的黑色痕跡，整件「衣服」的下襠早已破裂得慘不忍睹。只看了一眼，孟正平便知道那是誰的傑作——

這兩個小王八蛋，成天沒事就只會給他這個老爸惹麻煩！難道不知道老爸禁不起女人的大嗓門嗎？他在心裏嘀咕。

「看到了吧？」女人睨了他一眼。「喂，我女兒可沒冤枉你們家那兩個小王八蛋，你倒是說說看這事兒該怎麼個辦才好？」

他沒吭聲，站在一旁的小絹走到他身前，一雙靈秀剔透的大眼睛滴溜溜的在他面前轉了轉。

他一把抱起小女孩坐在自己腿上，寵溺的擰擰小女孩的鼻尖，多可愛的孩子！他想。心愛的老婆去得早，只留下兩個皮得不得了的兒子給他。五年多的父代母職他已經很習慣了，只是有時仍不免遺憾一直沒個女兒，而小絹，他是真心疼惜這個孩子，不過……關於小絹的「媽」，他可就連想都不敢想了。

「喂，孟正平！」見他不說話，女人有些奇怪的皺皺眉，「我說你今天是怎麼了？這麼悶不吭聲的。」

「我說了我兒子們不在，妳找我也沒用。」他慢吞吞的說。

「你……」女人正要開口，坐在他膝上的小絹插嘴了，「小絹有看見維剛和維捷呀，他們怕我跟媽媽說，所以跑去躲起來了！他們兩個是膽小鬼。」

「哦！」孟正平蹙起眉，這兩個小鬼幹完壞事居然跑去躲起來，真是丟盡老爸的臉了。

「哈，敢做不敢當，真是沒膽！這叫有其父必有其子！」女人斜睨了他一眼。

他充耳不聞的站起身就往屋後走去，小絹立刻興匆匆的跟了上去。

「孟維剛、孟維捷，你們兩個給我出來。」他吼。

「孟維剛、孟維捷，你們這兩個膽小鬼給我出來！」小絹立刻有模有樣的跟著喊了一遍。

他又皺眉，看了小絹一眼再回過頭去看那個站在身後的女人，只見她輕鬆愜意的往他剛才坐的板凳上一坐，一副等著看好戲的模樣。

這女人，也不想想自己只有一個寶貝女兒，什麼不好教，專教她一些有的沒的罵人話，也不想以後女兒會不會嫁不出去。他在心裏咕噥。

正想回過頭去看兒子們出來了沒，「砰」一聲，通往後院的木門猛的被撞開，兩個上半

身打赤膊的男孩子以跑百米的速度衝了出來，差點撞上擋在門口的孟正平。

「我贏，你輸我五塊。」一個男孩叫。

孟正平還搞不清怎麼回事，兩個男孩已經開始旁若無人的爭執了起來。

「才怪！我先到，贏的是我才對！五塊拿來。」另一個男孩叫。

「喂，是你說先摸到門才算贏，剛才明明是我先摸到的。」長得一臉憨厚斯文的孟維剛不服氣的嚷。

「那不算！爸擋在這裏，我怎麼摸得到門？我先到，所以應該算我贏。」孟維捷揚著兩道遺傳自孟正平的劍眉，不甘示弱的瞪視著孟維剛。兩人對峙著，誰也不讓誰。

「你們這是幹什麼？」孟正平皺起眉，看看這個再看看那個。「我問你們，你們兩個是不是把小綢……」

孟正平話還沒說完，孟維捷開口了——

「不服氣，咱們再比一次！」

孟正平愣了三秒才知道兒子那句話是對誰說的。這表示他剛才問的話兒子連聽都沒聽進去。

「你們兩個……」他正想使出一點做父親的威嚴，孟維剛一甩頭，大聲的開口了——
「比就比嘛！誰怕誰？」

「這次賭十塊，輸的人是烏龜！」孟維捷昂起頭，一臉傲然。

「賭了。」孟維剛揉揉鼻子，轉身便要往屋子後頭走。

「等等！」孟正平拉住他的胳膊，「你們這是幹嘛？沒聽到我在叫你們嗎？」

他們顯然這時才發現站在一旁的小絹、小絹的媽媽，還有擺著一張臭臉的老爸。

「維剛、維捷，」小絹拉拉維捷的手，清秀可愛的小臉上有一抹甜甜的笑意。她天真的問：「你們在玩什麼？我也要玩好不好？」

維剛和維捷同時將目光轉向了她。

「這是男孩子玩的，你不可以玩啦！」維捷皺皺眉，「你最會賴皮了，每次玩輸了都要哭，還老向你媽告狀，才不讓你玩呢！」

小絹眼眶一紅，看樣子是真的要哭了。

「你看，我說對了吧？」維捷退後了一步，差點撞上站在他身後的維剛。

「你這個臭小子，小絹會哭著回家來只有一個理由，不是被你罵哭就是被你抓的那些蟲嚇哭；怎麼？她來跟我這個媽媽說難道不對嗎？」原本還坐在板凳上「看熱鬧」的女人走了過來，斜睨了這個一臉不挺馴服的男孩一眼。

維捷緊抿著唇，轉過頭去不吭聲。

「小孩子之間鬧著玩的嘛，有什麼關係？」孟正平一副理所當然的樣子。

「沒關係？」她嗤之以鼻，「笑話，是你兒子欺負我女兒，又不是我女兒欺負你兒子，你當然說沒關係。」

「那妳想怎麼樣？」孟正平開始有一點火大了。真奇怪，明知道藍郭方月是這樣一個蠻不講理的女人，為什麼當前些日子村長和他提起要他們兩個「送做堆」時，他還很「認真」的想「答應」？

「我兒子在這裏，要殺要剮隨便妳，妳滿意了吧？」他粗聲的說完，轉身進了屋裏。

藍郭方月先是一愣，接著怒火也上來了。她不甘示弱的跟了進去，對著他的背就吼——

「你站住，孟正平！你是什麼意思？你今天要不給我說清楚，我就跟你沒完沒了……」兩個大人的唇槍舌戰在屋子裏熱鬧的展開了，屋外的三個小孩一見大人走了，馬上乘機就往後院溜。

「喂，妳回去啦，不要跟著我們！」孟維捷一面跑，一面頭也不回的對跟在身後的小女孩嚷。

「我才不要，我要跟你們一起玩。」小絹一臉的倔強。

孟維捷停了下來，孟維剛和小絹也跟著停下不跑了。

「都是你啦！維剛！叫你跑快點別讓她看到，你看吧，她又要當一整天的跟屁蟲了。」

維捷老大不高興的說。

「沒關係嘛！」維剛憨憨的露齒一笑，轉向了正好奇的張大眼睛看著他們的小絹。他很大人氣的拍拍小絹的頭。

「小絹，妳可以和我們去後山抓蜻蜓，可是妳不可以動不動就哭喔！」

「我不會！」小絹認真的點頭。

「不會才怪！」維捷皺皺鼻子。

「那好。」維剛牽起那隻小小的手，開始發號施令：「現在，向後山出發囉！」

說完，維剛立刻首當其衝就往前跑。平常都是維捷跑贏他，今天有「女生」在場，他這個做哥哥的可不能漏氣。

「維剛，等我一下！」小絹叫，見維剛在前方停下了腳步，她回過頭對連動都沒動的維捷扮了個鬼臉。

「討厭鬼！我要去和維剛哥哥玩，才不和你玩，哼！」說完，她立刻頭也不回的往維剛的方向跑去。

維捷先是愣了一下，接著，那抹不服氣的傲氣立刻主宰了他；他一秒也不多留的追了上去，絲毫不費力氣就追上了那綁著兩條長辮子的小小身影。

「誰要跟你玩，我們無敵英雄是不和臭女生玩的。」他在經過她身邊時拋下一個可惡的笑容，然後得意洋洋的超越過她，一下子就跑得不見踪影。

「討厭鬼！」她委屈的眼都紅了，用盡了所有的力氣，她使勁的朝他的背影大叫——
「孟維捷，你是個討厭鬼。」

這一年夏季，孟維剛十三歲，孟維捷十一歲，藍絹才剛滿七歲。

第一章

鈴

一聲刺耳的鈴聲驀地響了起來，孟維捷翻了個身，伸手摸索著放在床頭的鬧鐘，「呰」一聲，鬧鐘已被他丟到牆角的垃圾筒裏。

將棉被往頭上一蒙，他正想安安靜靜再進入夢鄉時，幾十聲更響、更吵的鈴聲有如天崩地裂般的齊聲響了起來，他猛地一震，這下子是真的被吵醒了。

睜開惺忪的雙眼，他集中視線想看清楚那十幾個讓人想砸爛的鬧鐘上指著幾點，驀然，他猛地跳了起來往衣櫃的方向衝，衣櫃上的鬧鐘清清楚楚的指向一點五十分！

他抓起鬧鐘，不敢置信的瞪視著上面跳動的數字：下午一點五十分！他再將視線調向其他仍兀自響個不停的鬧鐘，全都是指向同樣的時間——這表示他沒有看錯！

「該死！」他粗聲咒罵，顧不得按掉那所有嘈雜的鈴聲就往房門外衝，大力踹了對面緊閉的房門幾腳。

「華風宇，失火了！」他吼道。不待房門打開，他旋即就往浴室裏衝。「該死！」他又咒罵。昨天他明明是要來打掃房子的歐巴桑，把鬧鐘全調到十二點五十分，沒想到現在居然慢了整整一個小時！

「怎麼了，怎麼了？哪裏火災了？」華風宇睡眼惺忪的走出房門，嘴裏問的是「哪裏火災了」，臉上卻絲毫不看不出這句話對他有什麼影響。

「你再繼續站在那裏，季薇會將你燒得屍骨無存！」胡亂的用毛巾抹了抹臉，孟維捷猛地往房裏衝。

「季薇？」華風宇愣了愣，腦筋一下子還沒轉過來，只見孟維捷亂七八糟的翻開一整櫃的衣服，隨手抓了一件就往身上套，「維捷，你……」

「還我呀你的，兩點了呀，老兄！」孟維捷吼。

華風宇猛地一震。兩點了？下午兩點？

「哦，該死！」華風宇爆出一聲比孟維捷更大聲的咒罵，以跑百米的速度就往浴室裏衝。就在這時，一連串刺耳至極的電話鈴聲湊熱鬧的響了起來。

房間裏的孟維捷正把牛仔褲往腳上套，穿了一半才發現套反了，他咬牙切齒的爆出一連